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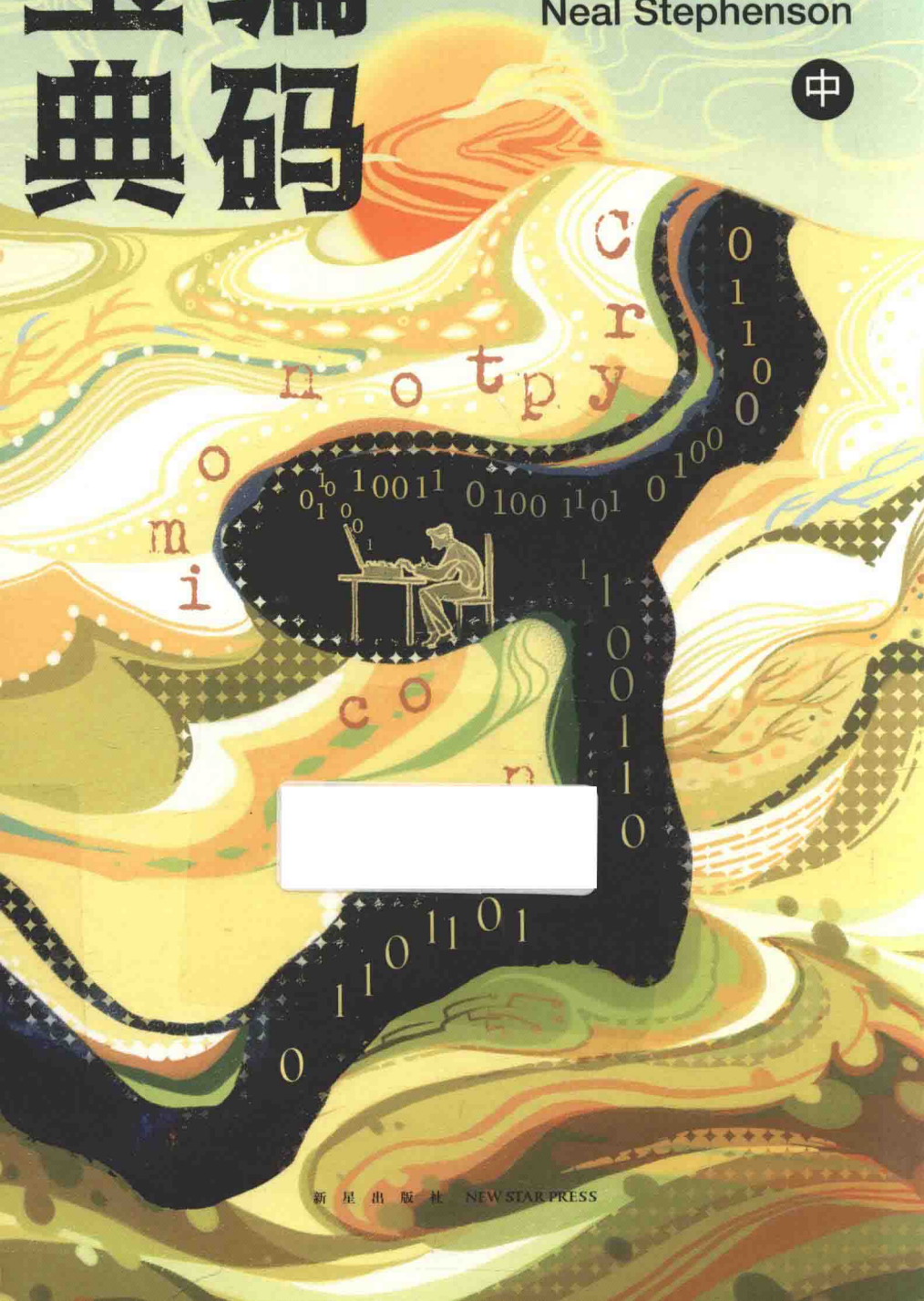
宝典 编码

(美) 尼尔·斯蒂芬森 著

刘思含 韩阳 译

Neal Stephenson

中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编码宝典 (中)

(美) 尼尔·斯蒂芬森 著

刘思含 韩阳 译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CRYPTONOMICON by Neal Stephenson
Copyright © 1999 by Neal Stephens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Neal Stephenson c/o
Darhansoff & Verrill Literary Agent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New Star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编码宝典: 全三册 / (美) 尼尔·斯蒂芬森著; 刘思含, 韩阳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133-2691-9

I. ①编… II. ①尼… ②刘… ③韩…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8230 号



幻象文库

编码宝典

(美) 尼尔·斯蒂芬森 著; 刘思含 韩阳 译

策划编辑: 贾 骥

责任编辑: 曹晓雅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设计: 周伟伟

插 画: Kuri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40

字 数: 969千字

版 次: 2017年8月第一版 2017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691-9

定 价: 168.00元 (全三册)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1	第三十六章 苏丹
14	第三十七章 弹跳
23	第三十八章 大头
32	第三十九章 山本
38	第四十章 安泰俄斯
50	第四十一章 窃密
71	第四十二章 漂流
81	第四十三章 新诺拉
93	第四十四章 敌意
104	第四十五章 电波游戏
116	第四十六章 HEAP
127	第四十七章 渴求
153	第四十八章 食人族
165	第四十九章 残骸
180	第五十章 圣莫尼卡
185	第五十一章 哨站
193	第五十二章 流星
201	第五十三章 薰衣草玫瑰
209	第五十四章 布里斯班
215	第五十五章 邓尼茨

目录

227	第五十六章 克朗奇	227
241	第五十七章 姑娘	241
248	第五十八章 共谋	248
270	第五十九章 宝藏	270
296	第六十章 火箭	296
317	第六十一章 示好	317
330	第六十二章 I.N.R.I.	330
342	第六十三章 加利福尼亚	342
353	第六十四章 管风琴	353
363	第六十五章 家	363
376	第六十六章 班多克	376
382	第六十七章 计算机	382
397	第六十八章 旅行车队	397

第三十六章 苏丹

吉纳库塔的大维齐尔^①带他们来到他的老板——苏丹的办公室，然后把他们留在一张大会议桌的角落单独待了几分钟。造这张桌子一定害得一整片热带阔叶林从此灭绝了。之后寄生藤公司的创建者们就开始了一场竞赛，看谁能最先想出关于苏丹的住宅办公室免税额^②的俏皮话。他们来到的是新宫，它的三臂环绕着古老辉煌的旧宫充满异国情调的花园。这间会议室的天花板有十米高。朝向花园的墙完全由玻璃制成，最终效果就好像你在看着装在玻璃容器里的苏丹宫殿。兰迪向来不怎么懂建筑，词汇量完全不够用。他最多只会说这里大概像泰姬陵和吴哥窟的混合体。

来到这里之前，他们必须先驱车经过一条棕榈夹道的漫长大道，进入巨大的大理石拱顶门廊，乖乖接受金属探测和搜查，坐在接待室喝一会儿茶，脱掉鞋子，让一个包着头巾的男仆用盛在精美水壶中的温玫瑰水冲洗过他们的双手，再走过大概半英里长的抛光大理石和东方地毯。门刚在大维齐尔的屁股后面关上，艾维就说：“我闻

^①伊斯兰国家内阁官员。

^②在家办公申请的税务折扣。

到欺诈的气味。”

“欺诈？”兰迪嘲笑道，“怎么，你觉得这一切都是背投投影机打出来的效果，还是说这桌子是塑料贴面做的？”

“这些都是真货，”艾维酸酸地承认，“但如果有人给你这样的待遇，那是因为他们想给你留下深刻印象。”

“我印象深刻，”兰迪说，“我承认。我印象深刻。”

“这只是‘我要做蠢事了’的委婉说法。”艾维说。

“那我们能怎么办？这不是那种真的能办成事的会议吧？”

“如果你指的是我们会不会签合同、有没有钱财要转手，那么不，没什么事会办成。但还是有很多事会发生。”

门再次打开，大维齐尔带着一群日本人走进房间。艾维放低了声音：“只要记住，当一天结束时，我们回到酒店，苏丹还在这里，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只是记忆而已。苏丹有个大花园这件事根本无足轻重。”

兰迪开始恼火起来：这样显而易见的事情还要说出来，简直对大家是一种侮辱。但他恼火的部分原因其实是他知道艾维一眼就看穿了他。艾维总叫他不要那么浪漫主义。可如果不是因为浪漫，他现在根本就不会在这里。

那么问题来了：艾维又是为了什么才来做这些事呢？也许他自己也有些小心隐匿起来的浪漫妄想。也许正是因此，他才能如此轻易地看穿兰迪的心思。也许艾维在警告寄生藤公司其他成员的同时，也在警告自己。

实际上，新进来的一群人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大概是从台湾来的。大维齐尔带他们到安排好的位置上去。他们的座位与寄生藤公司的位置相距甚远，足以让他们可以用眼神零星交火，然而没法在不借助扩音器的条件下真正吵起来。他们用了大概一分钟

时间假装品评花园和旧宫。然后，一位五十出头、身材紧凑结实的男人朝寄生藤公司转过身，大步向他们走来，后面跟着一串助理。兰迪不由得想到从前在电脑上看过的模拟图像：黑洞穿过星系，背后挟带着一串星球。兰迪隐约认得这人的面孔：他在商业杂志上出现过不止一次，但频率还没有高到足以让兰迪记住他的名字。

如果兰迪不是个黑客的话，他现在就得走上前去进行一番交际了。他会紧张又厌烦。但感谢上帝，这些屁事都自动转交到了艾维身上——艾维上前一步，与那个男人打了个招呼。他们握了握手，交换了一番外交辞令和名片。但他的眼神直接越过了艾维，打量着寄生藤的其他人。感觉兰迪不太够格，他便注目到埃伯哈德·弗尔身上。“哪位是坎特雷尔？”他说。

约翰正靠在窗边，估计在计算着那株八英尺高的食肉植物的花瓣是由怎样的参数方程生成的。他转过身来介绍自己：“约翰·坎特雷尔。”

“李哈佛。你没有收到我的电子邮件吗？”

李哈佛！现在兰迪有点想起这个人了。哈佛电脑公司——台湾一家中型电脑制造公司的创始人。

约翰咧嘴笑起来：“我收到了大概二十封声称自己是李哈佛的未知人物发来的电邮。”

“那些就是我发的！我不知道你说我是未知人物是什么意思。”李哈佛语气极其锐利，但并不生气。兰迪意识到，他不是那种开会前要教导自己不能太浪漫的人。

“我痛恨电邮。”约翰说。

李哈佛盯着他的眼睛看了一会儿问道：“你是什么意思？”

“概念很好，付诸实践的方法却很糟糕。人们不采用任何安全防范措施。一封声称来自李哈佛的邮件发过来，他们就相信它真的是

李哈佛发的。但这封邮件只是某处旋转的磁盘上一些磁化的点。任何人都可以伪造。”

“啊，你用数字签名算法。”

约翰仔细考虑了一下：“我从不回复任何没有数字签名的邮件。数字签名算法指的是一种进行签名的技术。技术是好的，但还可以改进。”

说到一半的时候李哈佛开始频频点头，同意他的观点：“是因为有结构问题吗？或者你担心的是 512 位密钥长度的问题？改成 1024 位可以接受吗？”

三句话之后，坎特雷尔和李的谈话内容就远远飞出了兰迪密码知识的地平线，于是他的大脑关了机。李哈佛是个密码狂！他亲自研究这玩意儿——不光是花钱让手下读书然后把笔记给他，而是亲力亲为地去计算方程。

汤姆·霍华德的嘴角都咧到了耳根。埃伯哈德脸上露出的表情对他来说已经是笑得最开的表现了，贝丽尔也咬牙忍着笑。兰迪迫切地想知道笑点在哪儿。艾维看见兰迪脸上的困惑，于是转身背对李哈佛，搓了搓拇指和食指：钱呐。

噢，没错。肯定是跟那有关。

李哈佛在 90 年代初期造了几百万台电脑，给它们都装上 Windows、Word 和 Excel——但不知怎的忘了给微软写支票。大约一年前，微软在法庭里狠狠教训了他一顿，令他大赔一笔。李哈佛宣布破产：他名下没有一分钱。微软一直在设法证明他在别的地方藏了一二十亿。

李哈佛显然一直在绞尽脑汁地思考如何把钱放到微软找不到的地方。传统方法有许多：瑞士银行账户、空壳公司、藏得最深的房地产项目、在某个地方的金库藏满金条。这些伎俩对普通政府可能

管用，但微软可比政府要聪明十倍、凶狠百倍，而且不受任何规则束缚。光想象一下李哈佛的境况就让兰迪打战：被微软顶级一流的地狱猎犬追着，满地球逃窜。

李哈佛需要电子货币。不是人们用来在网上买衣服又不需透露信用卡号的那种低级玩意儿。他需要的是最猛最强的那种，以硬加密为基础，扎根于离岸数据避风港里，而且他急不可待。所以他会给约翰·坎特雷尔发一大堆邮件是再合情合理不过了。

汤姆·霍华德悄悄贴近兰迪身边。“问题在于，是只有李哈佛自己要用呢，还是他觉得自己发现了新市场？”

“估计都有，”兰迪猜，“他大概认识其他想要私人银行的人。”

“在某些方面，”汤姆说，“这些家伙比我们聪明多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过靠得住的货币。”他和兰迪看向约翰·坎特雷尔——他正双手抱胸，滔滔不绝地吐出一篇关于欧拉函数的专题论文，李哈佛认真地地点着头，他手下的书呆子团队则在标准拍纸簿上疯狂做笔记。艾维远远地站在一边，凝望着旧宫，这件事错综复杂的后果在他心中生长交缠，仿佛茂盛不羁的热带花园。

其他代表团也陆续在大维齐尔的带领下鱼贯而入，在会议桌的海岸线上布下界桩。“牙医”走进来，后面跟着他的诺伦三女神或复仇三女神或保健师或随便什么鬼。一群澳洲口音的白人正在交谈。除了他们，其他的都是亚洲人。有些人互相说着话，有些人则撑着下巴观望正在交谈的李哈佛和约翰·坎特雷尔。

“我想现在就交换密钥，以便发电邮。”李说着对一名助手做了个手势，那人立即跑到桌边打开一台笔记本电脑。“什么什么‘秩序’。”李用粤语说。助手依言点击。

坎特雷尔面无表情地看着桌子。他蹲下来查看桌底。他围着桌子转了一圈，用手摸着桌边的底侧。

兰迪也弯腰看了看。这是那种高科技会议桌，内置电源和通信线路，好让来访者可以给笔记本插上电，又不用把难看的电线扯得到处都是或争夺插座。厚木板里一定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管道。没有肉眼可见的线路将它与外界相连。线路一定是通过空心的桌腿连到空心的地板底下。约翰咧嘴一笑，转身对李摇了摇头。“通常我会说没问题，”他说，“但对于像你这样有安全需求的客户来说，这里不是可以交换密钥的地方。”

“我没打算用电话，”李说，“我们可以交换软盘。”

约翰敲了敲木头。“无所谓。让你的手下去查查‘屏幕辐射窃密’。是宝盖头的‘密’，不是禾字旁。”他对记笔记的助手说。然后他察觉到李需要简短说明，便说：“他们可以通过听取电脑芯片发出的微弱辐射信号来读取你电脑的内部状态。”

“啊啊。”李说，与他的技术人员之一交换了一个极其意味深长的眼神，就好像这解释了一件他们之前打死都闹不明白的事情。

有人开始在房间那头大声叫喊——不是客人进来的一头，而是另一头。发出叫声的是一个小伙子，身上的服饰与大维齐尔类似，但没那么华丽。在某个时刻他换成了用英语说话——那种外国航班乘务员的口音，告诉乘客把金属舌卡进安全带扣里，但是因为重复太多次而变得含混不清。一些身着好西装的小个子吉纳库塔男人鱼贯而入。他们在桌子的首端对面坐下，桌首宽得可以放下一整幅《最后的晚餐》。在耶稣的位置上摆着一把很大的椅子。如果你去找一个光头、戴无框眼镜、拥有符号学和土木工程双博士学位的芬兰设计师，给他写一张空白支票，叫他设计一个王座，你会得到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后面有一张专门给仆从们坐的桌子。背景里还有无数价值连城的艺术品：从丛林深处的某个废墟里截下来的、被侵蚀

的雕带^①。

所有访客都本能地朝桌边自己的位置移动，却没人坐下。大维齐尔轮流瞪着每一个人。一名小个子男人溜进房间，茫然地盯着脚下的地面，似乎没有意识到其他人的存在。他的头发紧贴脑袋，萨维尔街^② 的魔法尽可能地缩减了他肥胖的身躯。他慢慢地挪到大椅子上坐了下来。这似乎也太逾矩了一些，直到兰迪意识到他就是苏丹。

突然之间每个人都坐了下来。兰迪拉出椅子，往下一倒。厚厚的皮革坐垫裹住他的屁股，就像接球手的手套裹住棒球一样。他想把笔记本电脑从袋子里掏出来，但在这种环境下，无论是尼龙电脑包还是电脑的塑料外壳，都带上了一种路边小店的廉价感。而且他必须控制住自己像大二学生一样老想记笔记的冲动。艾维亲口说过今天的会上什么事都办不成，重要的事情全在潜台词里。再说，还有屏幕辐射窃密的问题。坎特雷尔提起大概只是为了吓唬李哈佛，但兰迪也被弄得有点慌。他选择了一本方格纸——工程师版的标准拍纸簿——和一支一次性签字笔。

苏丹的英语是牛津口音，里面还掺杂着几丝大蒜和红辣椒的味道。他的发言持续了大约十五分钟。

房间里容纳着几十具活生生的人体，每一具都是一大包高度压缩的内脏和液体，若被刺穿，其内容物就会喷溅出好几码远。每具人体都围绕 206 块骨头构成，连接骨头的是臭名昭著地喜欢出毛病的关节，它们若没有保持原始状态，就会发出讨厌的咔嚓、吱嘎和噼啪声。骨架外面松弛地覆盖着颤动的肉排，被绷紧的气囊撑开，其中穿插着无数错综复杂的污水管，充满翻滚的酸液、压缩的气体、可恶的酶，和吊在其上的那些颜色灰暗、气味浓烈的由遗传基因控

^① 古典建筑柱石横梁与挑檐之间的部分。

^② 位于伦敦，是世界顶级的手工定制西服裁缝店聚集地。

制的肉块所生产的溶剂。一块块正在分解的食物被连续的抽搐逼下这片潮湿的迷宫，腐化形成必须定期排放到外界的气体、液体和固体，以免身体的主人中毒身亡。球形的、充满凝胶的摄像头在黏液润滑的球形接头里旋转。无数纤毛组成的方阵击退入侵的微粒，将它们封入黏性物以便之后清理。每具身体里都有一块位于中心的肌肉永不止息地抽动着，使一股股增压的肉汁循环流动。然而，尽管有以上所有事实存在，这些身体中没有一具在苏丹演讲过程中的任何时刻发出一丁点声音。如此奇迹，只能解释为大脑对身体的控制力，和文化环境反过来对大脑的控制力。

他们的东道主正努力表现出苏丹应有的样子来：在不用被吸进管理学流沙的前提下，向他们提供前景和方向。基本的情况是（或者说一开始似乎是），吉纳库塔一直是文化碰撞交汇的十字路口：原生马来人；福特和他的白苏丹王朝；东边是菲律宾人和他们的西班牙、美国和日本总督；西边是穆斯林；南边是盎格鲁人^①；北边是五花八门的东南亚文化；中国人一如既往地到处都是；加上时而会有冒险精神的日本人；还有（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用，但还是提一句吧）居住在岛屿中部的新石器时代部落人民。

因此吉纳库塔要运营通向四面八方的大型光纤电缆，连接四周所有能够得着的大型国有电信公司，并变成某种数字集市——这是再自然不过了。

所有客人都一本正经地点着头，对苏丹的远见卓识和他将国家的古老传统与现代科技融为一体的高超能力表示赞赏。

但这仅仅是一个肤浅的类比，苏丹承认道。

每个人都更用力地点起了头：确实，苏丹之前说的一番话实际

^①指英国血统的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

上都是狗屁。几个人匆匆记着笔记，以免跟不上苏丹的思路。

毕竟，苏丹说，在一个数字化网络的世界中，地理位置已经不再重要。网络空间没有边界。

大家又拼命地点头，除了约翰·坎特雷尔和那些头发灰白的中国人。

不过嘿，苏丹继续道，那些只是头脑发晕的网络啦啦队的鼓劲儿而已！一派胡言！位置和边界当然重要！

这时，透过玻璃墙的光线被玻璃里面的某种机关——液晶百叶窗或者别的什么——遮住，令房间陷入黑暗。显示屏从天花板上巧妙隐藏的细槽里降下来。这个新玩意儿拯救了许多客人的颈椎。刚刚苏丹话锋猛转的时候，他们越发用力地点着头，眼看就要把脖子扭断了。该死的，网络空间的地点到底重不重要？结论是什么？这又不是什么牛津辩论协会！快说重点！

苏丹正在给他们看图片：一幅政治正确的世界地图，美洲和欧洲看起来像北极圈里冰封的礁石。地图上叠有一系列直线，每条线连着两座大城市。苏丹一边说，线网一边变得越来越密集，几乎遮蔽了大陆块和海洋。

这，苏丹解释道，是对因特网的传统理解：一张无中心的网络，将每一处与其他所有地方连接，没有瓶颈，也没有——假如你乐意使用这个说法——“咽喉”。

但这扯得越来越离谱了！一幅新图像出现：同样的地图，不同的线条。现在我们有国内网络，有时是洲内网络。但国家之间，尤其是大洲之间，只有区区几条线。一点也不像“网络”的样子。

兰迪看向坎特雷尔，他正暗暗地点着头。

“许多‘网络党人’相信，网络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的通信线路平均分布在世界各地。实际上，正如你们通过这张图所见，几乎

所有洲际网络流量都是通过几条咽喉要道传输的。而通常这些咽喉要道都被当地政府掌控。那么显然，任何想要完全不受政府干涉的因特网应用，从一开始就会被基本的结构问题破坏。”

……完全不受政府干涉。兰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如果苏丹是个正在跟一房间无政府主义密码狂说话的邋邋黑客，那是另一回事。但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苏丹自己就是政府，而且房间里坐满了名副其实有权有势的人。

“瓶颈只是那些阻碍创造一个自由、具有独立主权、与位置无关的网络空间的结构障碍之一。”苏丹愉快地继续说。

独立主权？！

“另外一个障碍则涉及隐私、言论自由和电信政策的五花八门的法律条款，以及司法体系。”

又一张地图出现。每个国家都以吓人的复杂程度上颜色、阴影和图案。下面有繁复图例勉强试图解释地图。这立刻令人头痛起来。这，当然就是重点了。

“任何现存司法系统关于隐私问题的政策，都是法庭和立法机关很多世纪以来不断积累的结果。”苏丹说，“恕我直言，这些政策几乎都与现代隐私问题无关。”

室内又亮了起来，窗户开始逐步透入阳光，显示屏无声地消失在天花板上，每个人都有些惊讶地发现苏丹已经站了起来。他正朝一块巨大、华丽（当然）且一看就价格不菲的棋盘走去，上面摆着复杂的黑白棋型。“也许我可以用围棋打个比方——虽然象棋也是一样。由于我们的历史，我们吉纳库塔人对两种棋都十分精通。棋局开始时，棋子都落在简单易懂的位置上。但随着棋局的发展，棋手们一步一步做出微小的决断，每个决断自身都相当简单，其原因即使对于新手来说也是容易理解的。但经过无数次这样的回合后，

棋子的布局变得如此复杂，只有最优秀的头脑——或最优秀的电脑——才能理解个中奥妙。”苏丹说话时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棋盘。他抬起头，开始与房间里的人进行目光交流。“这个类比很清楚。我们关于言论自由、电子通信和密码学的政策正是从一系列简单易懂的决策进化而来的。但到了今天，它们已经变得如此复杂，即使只局限在一国之内也无人可以理解，更别说所有国家加到一起了。”

苏丹停下来，若有所思地围着棋盘踱步。这时，客人们大多已经放弃了恭维似的点头和笔记。现在没人装样子了，他们都带着真正的兴趣聆听着，想知道他接下来会说什么。

但他什么也没说。他只是把一条手臂搭在棋盘上，然后猛然把所有棋子都扫到了一边。棋子如雨般落在地毯上、抛光的石头地板上，和桌面上。

至少十五秒钟的寂静。苏丹面无表情。然后，忽然之间，他脸色又明亮起来。

“是时候重新开始了，”他说，“在一个法律由立法机关制定、由法官阐释、被古老判例束缚的大国家里，从头来过很难。但这里是吉纳库塔苏丹国，我是苏丹，而我说，这里的法律非常简单：信息的彻底自由。我在此宣布，放弃政府对我国境内所有数据流的权力。任何情况下，该政府的任何部门都不得窥测信息流，或以任何形式利用其权力限制信息流动。以上便是吉纳库塔的新法律。我邀请诸位先生最大限度地对它加以利用。谢谢你们。”

伴随着一阵庄严的掌声，苏丹离开了房间。这就是基本规矩，孩子们。现在快去玩吧。

穆罕默德·普拉加苏博士，吉纳库塔信息部部长，现在从座位里（位于苏丹王座的右手边，当然）站了起来，接任主持。他的口音美国化的程度几乎跟苏丹英国化的程度一样。他在伯克利上的大

学，又拿了斯坦福的博士学位。兰迪认识几个那几年跟他一起工作学习的人。据他们说，普拉加苏来上班的时候几乎总是穿着T恤牛仔褲，对啤酒和香肠比萨与其他非伊斯兰教徒一样兴趣强烈。没人知道他是苏丹的二表弟，并且自己也有好几亿身家。

但那是十年前的事了。最近在与寄生藤公司打交道的过程中，他的穿着举止都更上了一个档次，但却刻意地不拘礼节：请叫我的名字就好。普拉加苏博士喜欢被人叫作普拉格。他们所有会议都以交换最新笑话开头。然后普拉格会问起从前校友的情况——他们现在大多在硅谷工作。他搜集关于最新最热的高科技股票的消息，花几分钟回忆他在加利福尼亚度过的狂野时光，然后才言归正传。

从来没人见过普拉格真正表现符合他身份的样子，直到现在。保持严肃有点难——这就好像是他们的某个老同学租了套西装，伪造了一张ID卡，现在正在某个无聊的工作会议上搞恶作剧一样。但普拉加苏博士今天颇有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庄重味道——几乎到了沉重的地步。

兰迪的注意力四处游荡起来。普拉格的演说很无趣，因为他讲的是兰迪已经熟得不能再熟的技术内容——转换成简单的比喻，好让它在翻译成普通话、粤语、日语或随便什么之后仍然能让人大略听懂。兰迪开始环顾桌子四周。

有一个菲律宾人的代表团。其中一个五十多岁的胖男人看起来相当面善。一如往常，兰迪想不起他的名字。还有另一个人来得迟了，形单影只的，被领到了桌子最远那头一张单独的椅子上：他可能是拥有很强的西班牙血统的菲律宾人，但更可能是拉丁裔美国人或南欧人或只是一个祖先来自这些地方的美国人。不管怎样，他刚一坐下就掏出一部手机，输入了一串很长的号码，开始小声、紧张地交谈。他一直在朝桌子对面偷瞟，轮流审视每一个代表团，然后